云门公案

今天我们学习一则跟云门禅师有关的公案。因为这则公案有很强的代表性，也即显示了禅宗这门修行的向上一路、绝妙超拔之处，所以我们用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。

公案的原文是：

云门到江州，有陈尚书者请斋。才见便问：儒书中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？师曰：曾问几人来？书曰：即今问上座。师曰：即今且置，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曰：黄卷赤轴。师曰：这个是文字语言，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师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。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妄想。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无语。师曰：见说尚书看法华经，是否？书曰：是。师曰：经中道，一切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且道非想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？书无语。师曰：尚书且莫草草。三经五论，师僧抛却，特入丛林。十年二十年，尚不奈何。尚书又争得会？书礼拜曰：某甲罪过。

这则公案本来是陈尚书问云门一个很严厉的问题，却被云门禅师不动声色地反转过来，反而连续问了陈操同一个问题三次，陈尚书都没有很好作答。接着，云门禅师又问了一个更玄妙的问题，陈尚更是无语，完全不能作答。从这个公案的结局，我们就看出学法修行，不得草率，不能得少为足。

​ 就算学人能回答出云门的两个问题，也有可能只是鹦鹉学舌，更何况回答不出。

 好，现在我们从头儿来看这则公案到底讲了些什么，它到底在哪些地方体现了禅宗修行的见地和功夫。

云门禅师到江州来。陈操尚书在江州任职，他也是一个修行人，而且对禅宗很感兴趣。他知道云门禅师来江州，就去亲近和供养。请斋，就是去宴请云门禅师。

在禅宗的灯录里也有一些地方提到过陈操尚书。似乎在禅宗史上，每个祖师都会和当时一些有名的大官员有很多的交往，这些官员一般都是向祖师请法，比如韩愈去见大颠禅师，白居易去见鸟窠禅师等。陈操和云门禅师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。陈操一上来就问了云门一个很刁钻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：什么是衲僧行脚事？有点像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如何是佛？什么是第一义谛？类似这样的问题。不会的人就会一下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。我们看云门是怎么回答的？云门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云门非常巧妙的把这个问题避开了。你不要小看这一避开。所有的修行见地和功夫，都浓缩在这里了。这一避开，可能需要三大阿僧祗劫的修行。佛陀无量劫来的修行，不得授记，到了燃灯佛那里，才被授记成佛，也不过是会了这一“闪”。云门问他：你这个问题问了多少人？这里大家不要错过，千万不要忽略这简单的一句话“这句话你问了多少人了。”这句话是整个公案里的第一个绝妙处，转折就在这里悄无声息地完成了。如果把陈操和云门之间的对机问答当成一场博弈的话，胜利在也这时就奠定了。陈操就说，我只问了您一个人。原文是“即今问上座。”

云门暗度陈仓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对方的老巢给挖了，而陈操这时还全然不知。一句简单的“这句话你问了多少人”就从守变成了攻，则时也端掉了对方的老窝。陈操说：我只是问过您一个人。云门然后说：即今且不问，这个事我们先放下。然后他问了陈尚书一个问题：作么生是教意？也就是说，经教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看似很好回答，但是在真正的大善知识那里，你很难草率应付。大家仔细，这里有点像柔道一样，你出拳来，我很轻易的就给你拨开了，一两拨千斤，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又给了你一记重拳。这里还不是最重的拳，真正的重拳在后面。我本来是被动的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，一个小问题，就把自己从被动变成了主动。本来是陈操问云门问题，云门很巧妙地把问题转移了，反过来问了陈操一个问题。云门禅师说：我们先把这你问的放一边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？看见了吗？你跟一个真正的高手过招的时候，他不仅闪开了你的问难，还不知不觉把你带到他设的语境里。如果陈操也是高手的话，他就不会忘失自己的第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什么是衲僧行脚事。

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陈操会的话，当云门问他什么是教意？陈操会说，您的问题也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先放一边，您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吧：什么是衲僧行脚事。这一句话，战斗结束。两方打成平手。如果陈操能这样问，那云门有可能是哈哈大笑，或者转身离开。或者直接拿起眼前的茶杯，喝一口茶。这个公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。虽然这样结束，但是作为学人和读者，可能并不知道他之间就在刚才那一刹那，发生了多么激烈的战斗。

但是陈操显然并不会禅宗的修行，也就是说，他完全不懂祖师的境界。他没有这个功夫，也没有这个觉悟。凡夫就是这样，一念不觉，就随着自己的无明掉到妄念和幻境中去了。讲理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念念都是披枷带锁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他谈着谈着就落入了云门的问题里去了。云门巧妙的给他设了一个境，他“唰”地就进去了。云门问他：即今且不论，什么是教意？陈操一下就被带进这个问题里去了，像被某种巨大的魔力吸引到一个幻境中去一样。他顺着什么是教意这个问题，就进入了自己无量劫来的“识心”习气中去了。

教意表面上就是经典的意思！云门的意思表面上就是经典是什么？经教都讲了什么？陈操就说：黄卷赤轴。古时候的书就是黄卷赤轴。其实他回答的也没错。但是，我们看云门的辩才和智慧。他说：黄卷赤轴，那是语言文字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？非常的犀利，毫不留情，他的问题像泰山一样重，你根本无法回避。就是一点都容不得你在我这里混水摸鱼。我就问你什么是教意？问这个问题时的口气肯定是非常有气势的，不可能轻声细语地问“什么是教意？”那样就搞笑了。你别给我讲“黄卷赤轴”模能两可的东西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。

如果云门不是一个大彻大悟的禅师，不是一个有实证功夫的人，可能就被这么一个“黄卷赤轴”弄得也无语了。后边就不知该问什么了。云门是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回了一个“黄卷赤轴”就想蒙混过关吗？云门说：黄卷赤轴，那是语言文字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？这时候陈操没办法，他只能说：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我想讲什么而忘了词，我一想什么就忘了要想什么。他这个回答也没大毛病。经典里所讲的就是让我们息虑忘缘，离言绝虑，没错啊。陈尚书的这个回答，一般的法师挑不出毛病来。如果对方不是一个高手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说：“嗯，你说的不错。”

我们看云门是怎么应对的。云门还是没有肯定陈尚书的回答，他说：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；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妄想。你这些都是对治法，不究竟。我就问你什么是教义？云门还是死死地咬住这个问题，继续严厉地问陈尚书，你只须把这个问题给我清楚，老老实实回答出来。

陈操回答的出来吗？当然回答不出来。在禅师面前，就算是佛经里的话，也会被斥为魔说。你会不会？你不会！你根本就不会修行！你没开悟，当然就不会修行，也就无法解脱。我一切都不问，就问你什么是教意？你回答得出这个问题来，就罢了。回答不出来，一点修行都没有。别说陈操，佛也回答不出来！手机是怎么造的？“那棵柱子歪了！”这样回答还有几分相似。

就算你找出了所有标准答案，你告诉我这个手机是怎么制造的。你讲再多，我不满意。你把所有跟造手机相关的信息都告诉我，我说这不是。你讲再多都没用，我就问你什么是教意？你再怎么回答什么是教意，我都不认可。这就没办法了。你怎么办呢？你没办法！你已经掉进云门设的机关陷阱里去了，粘住了，出不来了。你甭跟我讲什么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听上去很高大上的，对吧？但在我这里，在生死面前，这些回答都没用。

禅宗是最实际、最真实的法门，容不得半点儿虚假。会就是会，会就能解脱。不会就是不会，不会就轮回。最后，尚书被问得无言与对，书无语！

云门为了彻底折服陈操尚书的我慢心，并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继续拷问他。下面才是重重的一击，真正的灵魂考问。因为陈操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官，又是一个修行人，据说还是个挺有修行的人。云门也知道他的一些事。云门就说：听说尚书在读法华经，是吗？陈操说：“是的，我在读法华经。”过去很多人都以诵法华经为日课。所以云门就引用了法华经里的一句话。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，禅宗祖师都是广学多闻，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。法华经有一句话：“一切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原文好像不是这句，但大意是这样的。“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。”《法华经》原文有这句话。治生产业是什么？就是世间人的工作，不管你做买卖，还是干什么工作，其实都不违实相！但是你得会修。云门要讲的重点，并不是《法华经》里这句话，这是虚晃一枪。如果只是问陈操这样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那和前面“什么是教意”没什么区别，就无法显示出禅宗的高妙之处。云门在说了法华经里这样一句话之后，马上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非想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。”这个问题跟前边的所讲的“一切治生产业，不与实相违背”完全没关系。这时候尚书又无语，他当然无语。不仅他无语，一切人天菩萨听了这个问题，都要去撞墙，甚至口吐白沫。

所以这时候云门就抓住机会，开始教育陈操，这时火候到了。如果只是问是“什么是教意？”陈操不会答，还无法彻底折服他。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：“非想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？”这个问题，如长剑击山，碎如粉末。陈操听了这样的问题，当时一定是立刻傻掉。不仅陈操，我想大家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公案和问题时，也都一样的感受。夸张一点，就像五雷轰顶一样。这是什么“鬼问题！”苍天！这才是真正的脑洞大开。

我们为什么要学这则公案。这则公案的这个问题，它的绝妙，它的高深，它的美妙，没有什么可以跟它媲美的。它压倒了世间你能想到的最深、最难懂、最诡议的问题。

好了，这时云门看到陈操彻底懵掉，就知道可以收兵了。其实祖师问学人问题之前，早就预料到这种结果。所以云门就说：“尚书切莫草草。对修行这件事，你不能大意啊。师生特入丛林，出家人来到寺院出家修道，十年、二十年都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，你读了三五本经论，就觉得会修行了？千万不要这样想。这个问题，出家人放弃一切世间之事，专门来思考这件事，用十年、二十年都未必会，你又怎么能会呢？

因为在家人很多事缘都没放下，用心不专，心思会被很多事干扰，所以对于思考诸法实相来说会有很多障碍，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，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但大多如此。当时云门两个问题一问完，陈操全都是无语。尤其最后一个问题，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这个问题就更加让人抓狂了。别说陈操，就是观音普贤、十地菩萨听了都会哭掉，甚至当场昏倒在地。你问天下人，除了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大家了解了吗？我不是问你们会了吗？我是说，大家了解什么是禅宗了吗？为什么叫禅宗啊？这个问题就代表了禅宗。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才表明你会佛法，会修行，能问就能答。这就是禅宗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的宗旨！也是末后一句的特点。

所以最后陈操只能说“某甲罪过，是我的不是。我太草率了。您说的让我心服口服。”这就是整个公案的来龙去脉，大致的一个故事情境。我刚才只是给大家复述了一遍，我并没有明确讲解云门的问题和所谓的答案。

大家要想学公案，首先你要能很清晰地把这个公案用自己的话复述出来，当然是背出来。因为这里的每一句对答都包含着修行的妙理和功夫。一问一答，你都要知道祖师的用意在哪儿。在哪里就体现了禅宗修行的妙处？不管他是巧妙的转开，还是主动的出击，都有它超越其他法门的地方，所以才会变成千古疑案，来让大家参询。

整个禅宗的修行，可以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公案里。其实这个公案对于现代人来说，算是稍微比较长的了。我们一开始学公案，比如学南泉斩猫啊！百丈野鸭子飞过啊！药山一物不为啊，几句就完了。但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我们早期学一物不为那个公案的时候，只是石头和药山简短的几句对白，大家都记不住。我记得在杭州带大家行脚的时候，我让大家复述这个公案，很多人都复述不出来，不是少一句，就是多一句，要么就是中间两句颠倒了。说明众生心一直都是浮着的，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学法。但是现在，在道场呆久了的人，再背古人的公案，能背下来了。回头再看看一物不为那个公案里的对话，会觉得很好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道场修行久了，每天都在实修，都在做功课，都在息虑忘缘，对佛理有了更深的领悟，再想那几句话就很容易了。

看这则公案，首先你要记得陈操问云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。什么是衲僧行脚事？然后云门是怎么回答他的。你对这些非常清楚，说明你的心都用在学法和修行上，没有杂用心。祖师们说话讲法，问问题，都没有乱问瞎问的，都是有它的用意。这是专业啊！专业的修行大师！不是带引号的“大师”是真正的大师。古人这样专心修行，我们也要这样专心办道，因为你自己选择了修行，你就要深入，就要非常专业。

“师父，这也太枯燥了吧？”我问你在世间，哪个不枯燥？你想干好哪件事你不深入就能成呢？你以为世间那些有大成就的人，一天两天就干成的吗？都是废寝忘食，十年如一日的钻研他那个领域，才有了一定成就。别人都在玩的时候，他在那刻苦钻研。有了付出和努力，才有成就的。学法也是这样，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！你只看到祖师们自在了，没看到他们是如何精进用功办道，为法忘躯的。

所以修行一定要静下心来，才能深入。一开始，我也讲祖师的东西，讲禅宗公案，但是我发现，大家学法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众缘不具足！给你讲那些东西完全没有用，没意义，导致最后你只学了个样子，口头禅，没有实修，没有功夫，解决不了任何现实的问题。但是你在道场时间长了，心沉淀下来了，静了下来，我会逐渐的把禅宗的精华，宗门修行的特点给你指出来！让你看到，修行还有这么一回事，而且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。然后你自己再去悟！再去参！再去练习转身和离念！先做好前期这些善巧方便，再领你入实相门。

这个公案大家一定把背下来，反复地参究两人之间的对话。每句话之间的关系，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，把它参明白。参禅本身就是修行，不要太执着结果。功夫做到了，结果自然出来。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就得记住了，什么是衲僧行脚事？这就跟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一样。然后你再记云门是怎么回答的。为什么他要那样回答？你都要去悟，去思惟。云门那样回答之后，陈操不知不觉就被云门牵着鼻子走，是怎么发生这种转换的？这种转换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些我们都要去想。这有点像下围棋，本来你是被对方攻击的，你是后手，他是先手。他下了一步，你放弃了，没有跟他，而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。你选择的地方会让他担心，无法割舍，所以他不得不放下自己刚才那一手，跟着你下了一着。这就是一种转换，转被动为主动。有智慧的人下棋，不是你每一手我都跟着你下。我会随时离开你这手儿棋，另辟奚径。会下棋的人，他会下一步，想好几步，甚至十几步都要想出来。我是在我这儿布局，还是随你一步，他都会考虑。没智慧的人，人家奔哪儿走，你就跟着去哪儿，永远是后手。

禅宗祖师们对机就这么厉害。他不会按常理出牌。有时候你觉得是常理，但那是渗透，突然之间就没有常理了。听说你在家里修法华经，我问你，经里有一句话：一切治生产不违实相，这是常理。但是他马上就来一句：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大家这个公案好好看，每天提起来一遍，把它在脑海里复述一遍，然后你才能参！你要是连参什么都记不住，那参禅就变成笑话了。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你身高一米五吧。你也会这么转，但你得知道为什么这样转？你在关键时刻，能转的过来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一有烦恼，你就能想起某某一米几。转身是骗不了人的，要活泼泼的，特别的快。

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阿罗汉有三毒？本来阿罗汉已经没有三毒了，怎么成了有三毒了。佛还有没有烦恼？有！为什么有烦恼？因为鸡没有烦恼！

当然，下转语，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得看跟谁讲，刚开始学佛的，你知道没那个根基和悟性，就别这么转了。就正常说人话，说正常人的话，别学着学着学神经了，见谁都非非想有几人退位？今天我们这则公案就学到这里。

云门公案续

 昨天我们学习了云门禅师和陈操尚书的一段公案。这段公案的原文我在讲解时落下了两句。这两句在这个公案里还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公案补充几句，跟大家再把这个公案温习一遍。

陈操尚书，他与裴休、李翱是同一时代的人。陈操与云门，裴休与黄檗，李翱和药山，他们都是很好的师生关系。陈尚书当时也是一个爱好禅宗的人，凡见一僧来，先请斋，顺便勘辨僧人。一日云门到江州，陈操也是请斋，想借机勘辨云门，便有了下面这个公案。

昨天我在复述陈操问云门的问题时，落下了两句没有讲解。这两句是：“儒书中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。”昨天我直接就讲到“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。”是我大意，在给大家开示时，忘了交待前两句话。为什么说陈操所说的这两句话也很重要呢？是因为后面云门问的问题和这两句话有关，正是因为陈操的问话中有这个细节，才导致了云门禅师后面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。

陈操前面的两句话，一是“儒书中即不问”，然后是“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儒家的东西我不问了，言外之意是儒家我都通了。他对自己的学问很有自信，也很骄傲。我们看第二句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座主。”三乘十二分教，佛经里讲的东西，这个我也不问。我知道你是禅师，你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教下我也都懂了，我也没兴趣问，我只想问您禅宗是怎么修行的。所以，当他这样讲后，云门后面才会提到：“即今且置，我问你，什么是教意？”你不是说三乘十二分教你不用问吗？好像你都懂了。那我就问你：“什么是教意？”在这等着呢。

其实陈操尚书的问题也是很尖锐的。要知道他为什么问衲僧行脚事？也就是说，这三句话所含的内容是递进的。儒家是一个境界；教下是一个境界，也就是法师讲的经教、佛经是一个境界；然后衲僧行脚事，就是祖师门下，真正的禅宗，这又是一个境界。通过他这三句话，你就知道他是留心禅宗的，对禅宗非常感兴趣。

陈操一下就问到了禅宗学人最关键的问题：禅宗怎么修行？他说，儒家和经典讲的什么，我都不问了，我只想听听禅师说宗门是如何修行的。

云门禅师是禅宗五家之一的一位祖师，在禅宗史上名气超大。慧觉禅师在《禅林僧宝传》中这样记载：“偃契悟广大，其游戏三昧乃如此。”“偃”就是云门文偃禅师。又赞曰：“余读云门语句，惊其辩慧，涡旋波险，如河汉之无极也。公之全机大用，如月临众水，波波顿见，而月不分。如春行万国，处处同至，而春无迹。盖其妙处，不可得而名状。所可知而言者，春容月影耳。”

通过慧觉禅师的描述，我们也能看到云门禅师的悟境和功夫。

云门禅师听到陈操问他什么是衲僧行脚事，他很淡定。祖师的解脱智慧、见性功夫、转身表现在哪？处处都能转身，处处都能不染，都能不住，又不滞于不住。他很巧妙地在陈尚书的问题里摘出了一个也很刁钻的问题，你不是说你不问教意吗？我还是问问你，“作么生是教意？”吧。就像法达去见六祖，六祖知道他的名字叫法达，先不问他经教里的事，先用他的名字来说教。六祖说：“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？”你叫法达，你达法了吗？再比如玄机比丘尼去见雪峰。一见面，雪峰就问：“从哪儿来？”玄机比丘尼回答：“从大日峰来。”雪峰问：“日出也未？”你从大日峰来，那太阳出来了吗？喻义是你见到本性了吗？玄机比丘尼也很厉害，因为雪峰禅师的名字里有“雪”字。她就说：“如果太阳出来了，你这雪峰怎么办？”你这雪峰不就被太阳融化掉了吗？这一轮对机，玄机比丘尼略占了上风。但雪峰并没有着急，他还有后招。就是最后离开时，袈裟拖地，大好一丝不挂那段。我们看古人在对机时，会在对方的名字、住处、谈话中找一些机关，来为自己辩论作辅助，草木皆兵，随机运用。

祖师们的智慧，他们的辩才和禅机是非常快的。所以，云门这个时候说，你不是说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吗？那好，我问你：“作么生是教意？”这是昨天给大家开示落下的内容，今天补上。这样再看这个公案，就更完整了。“儒书中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”这两句忘了讲了，所以就没强调云门问这个问题（作么生是教意？）的缘起，他问的问题跟这个是有关的。

其实云门的问题也含有这样的意思：你问的太高了，咱先别问衲僧行脚事，咱还是回到教下来。你不是说教下自有座主吗？我问你作么生是教意？这个时候，陈操也是大意了，他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啊，他就很从容地说：“黄卷赤轴。”

如果云门没有修行的话，这一句话下来，就不知道接下怎么应对。云门说：“黄卷赤轴，那是语言文字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？”云门这一句，始终紧扣他的问题。犹如须弥山，谁也搬不动这个致命的问题。他知道这个问题，你谁来了都回答不出来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能给你驳回去。因为禅师不按照常理出牌，他不会给你说出一大堆道理来。说理自有佛，说禅那得是禅师。就像仰山和沩山，沩山问仰山：“你看涅槃经看得也挺熟的，我问你，涅槃经里边有多少卷是佛说，多少卷是魔说？”涅槃经里确实有一卷在讲佛是怎么说法的，魔是怎么说法的。沩山就拿涅槃经里这个事来问仰山：“多少卷是佛说？多少卷是魔说？”仰山回答到：“全是魔说。”

云门问什么是教义，你怎么回答，他都能给你驳回去，只要他想反驳，他就有这个能力和信心。这就是辩才无碍。云门说，你这黄卷赤轴不行，我问你什么是教意。陈操说：“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”云门说：“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。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妄想。我问你什么是教意？”这时候，就算是佛站在云门禅师面前，如果按照佛经里的回答，云门一样不认可。就像我们读维摩诘经里面论不二法门那一章，诸菩萨再怎么论，都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。问到维摩诘，他默然不答。文殊才说：这是真入不二法门。虽然维摩诘什么也没讲，只是默然，但那才正是默契和相应。所以就算是佛来，如果按照佛跟其他菩萨讲法的那种境界，祖师都不会认可。所以说：“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”

祖师这一门超出其它法门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千佛也耐何不了他。你这个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，那都没用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解脱不了，都是文字空理，毫无意义。

陈操被云门两次逼拶，知道再怎么说也不行了，理屈词穷了，该讲的也都讲了，最后只能无语。这时候，如果说这则公案到这就结束了，其实从心里来讲，云门的回答未必能让陈操信服。云门只是问了一个什么是教意的问题，衲僧行脚这件事，陈操还搞不明白呢。好，你不是想搞明白什么是衲僧行脚吗？后面就让你搞搞，看你搞的明白吗？下面就引出了云门第二个，也是最绝妙的问题。这个问题，虽然是一个问题，但也是真正回答了陈操的问题：“什么是衲僧行脚事。”只不过，云门的回答，尽大地人都不会。若会，也得脑浆蹦裂。

陈操宴请云门，云门肯定要打听了解一下陈操这个人。他是尚书，当时又是很有名的佛教徒。云门知道陈操是一个修行人，知道他在家读法华经，所以就问：“听说你在家读法华经，是吗？”陈操如实回答：“是的，我在家读法华经。”云门说：“法华经里有一句话：一切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”说到这儿，陈操还不知道云门的问题，下面突然间这个问题就来了。“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。”如果云门只是问陈操法华经里那句话什么意思，这个好解也好讲，就像我们常说，佛在一切处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这都是教下的理论，都是把你奔识心里带的，不能解脱，都是知解的，是佛说的方便法，为了将来把你带入如实法，也即真正的自证圣智境界，禅宗的境界。所以说，云门这时突然之间就把问题转折了，后面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完全不相干。

我在公众号里写观音普贤、十地菩萨看到这个问题都得口吐白沫，一下就撞墙去了，他没有办法不撞墙。你就知道为什么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，百千大众都在那瞪眼，不知道为什么正法眼藏就传给你迦叶了，都在那里瞪眼，没有一人会。

云门接着说：“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”哇，这个问题，宇宙第一问题，所有的公案，禅宗最精深的地方，就在这个问题里。你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一点都含糊不得。你拿这个问题去问所有修行人，只要对方在那里跟你吱吱唔唔，他就不会。就像迦叶说：“倒却门前刹竿著。”所有人都不知其义。像佛陀告诉央掘摩罗：“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”这句话一说出来，难产的婴儿就生出来了。为什么一讲这句话，孩子就生出来了？这是千古奇案，公案就是这么来的。像南泉禅师提着猫对大众说：“道一句，道得即救得猫儿，道不得即斩却也。”天啊！道哪一句啊？这什么跟什么啊？道哪一句就救了这猫啊？所有人看到这个问题，都会一头雾水。

我们就知道禅宗修行是那么简单的吗？不是。你就知道，非想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？当时这一问，陈操立刻蒙掉。不像前面那两次还能对上话。这个问题一问，当时就无语，就懵了。我文章里写口吐白沫，直接昏倒在地。这时候，云门见机，就可以呵斥教育他，修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他就心服口服了。

云门说：“尚书且莫草草。”修行别那么草率。“三经五论，师僧抛却，特入丛林。十年二十年，尚不奈何。尚书又争得会？”出家人扔掉世间那些经论，来丛林道场里出家修道，十年二十年都搞不清楚这个事，你又怎么能会呢？这时候云门就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你不会。陈操就会心服口服，说：“某甲罪过。”

我们学禅林宝训，讲黄龙慧南去见石霜楚圆禅师。黄龙慧南当时也很有名，在丛林里被大家赞叹，认为他是个大修行人，已经开悟的人。大家都都这么传他。他到石霜楚圆这里，石霜楚圆也听说过黄龙慧南禅师，一开始很恭敬他，尊重他，因为大家都传他是个得道的人，石霜楚圆当然很看重一个人的修行，想要跟他同坐。黄龙慧南问法，石霜楚圆就说：“你也蛮有名气的，你不要给我礼拜，也不要这么恭敬，咱们有什么事就坐下来商量，不要提问法，我不敢当。”黄龙慧南当时已经名声大噪了，被人传得很厉害，石霜很谨慎，不能大意。万一人家真开悟了呢。后来，谈话之中，他问了黄龙慧南一个问题，想考验一下他是否真的开悟了。就是洞山末后一句，洞山和岩头禅师的一个公案。这么一试，黄龙慧南完全不懂，石霜楚圆就哈哈大笑，确信黄龙未悟，这样我就可以当你老师了。后面几天，再见黄龙慧南时，也不恭敬，也不热情款待了，还经常骂他。因为他徒有虚名，确实不会末后一句。

这是今天我把昨天落下的一些内容补上，希望大家对这个公案有个全面的了解。每则公案，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领悟。有人觉得云门禅师说的“曾问几人来？”有他实际的想法，才那么问的。这个我们不得而知，这不是要点。从整个公案的禅机和对话来看，曾问几人来，就是一种智慧和方便，我说过，它的作用是一两拨千斤，不声不响地把被动转为主动了。是暗度陈仓，在你完全没发觉的情况下就把你老窝给端了。这一句话就决定了这次论法的胜负。本来是你问我问题的，我就这么一句，就把你给问了。胜负在这一句就已经定下了。只要你顺着我这问题回答，不管你怎么答，你忘了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跑到别人的问题里，你不会修行。只要你进入我的问题里，就已经输了。

如果陈操当时就能转过来，“您这问题也放一边，我就问您什么是衲僧行脚事？”这样的话，就厉害了。他没有这样，那云门心里就有数了。那只能是枉称陈尚书，宗门这一门还没有入门。

公案我们从头到尾要仔细看，哪儿哪儿别落下。好了，这个公案就跟大家学到这里。